

六
典
通
考

大典通考卷一百九十八

湖西閣鎮珩輯

溝洫考

歷代河防

九州之水莫大乎四瀆瀆者獨也言其獨入于海也四瀆尤以河爲宗謂之河宗始在唐堯世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命曰洪水禹乘橈而行高隨山浚川以河蓄衍溢害中國尤甚故治之特專尙書稱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鑿廣入十步南至于華陰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東至于砥柱俗名三門山在陝州東四十里黃河中又東至于孟津在今河南孟縣西南三十里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

任在衛州黎北過泔水出路州屯蘭縣至于大陸大陸澤在

陽縣南七里

邢州及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蘇氏謂海卽

趙州界

勃海薛氏謂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案

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歿于勃碣

今禹河由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所謂聖人作

事通乎神明者也又案史遷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

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

河二渠者一爲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于乘

入海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

水經注云河自淇口東至遮害亭又有宿胥口是也夫

禹之治水功成于九年利施於三代故中國又安于有

餘年人不見墊溺之患及于漢世河經數徙非復禹之舊迹由是蕩決之變起焉更千餘年而至于宋禹貢之故道盡失其決愈大其害愈其展轉相尋以迄于今爲患未有已時善乎崑山顧氏之論也曰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作

河防考

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川滎洛沈水入河溢爲滎滎澤名在出陝西雒南縣冢嶺山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洛水至河南鞏縣東北入河河東曰兖州其川河濟爾雅濟河西曰雍州其川涇汭涇水出平涼縣斧頭山東至高陵縣西東至涇州西涇水入渭水汭水出華亭縣有南北二源北入涇水其浸渭洛渭水出渭源縣鳥鼠山東至華陰縣東入河洛水出漢歸德縣至懷德縣洛水河東曰幽州其川河沛河內曰冀州其川漳其浸汾路水

大典通考卷百九十八

三

有二其一卽蜀漳其一出塞外逕密雲縣至天津入海今日
白河亦曰潞河漳水一曰衡水今衡水縣古爲漳河下流源
出上黨沾大屯谷行千六百入十里入河正北曰并州其浸
汾水出汾陽縣至河東榮河縣城西入河
涑易涑水卽拒馬河出廣昌縣下分二支一東流入桑乾河一南流入白溝河易水出易州寬中谷至定興縣合拒馬河入白溝河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汭出于岐山也伯陽父曰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

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水土氣通焉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禹都

陽地伊洛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河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

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

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桓譚新論王平仲云周

諸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 魯成公五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 威烈王十三年晉河

岸傾壅龍門至于砥柱

呂祖謙曰自春秋以後河患見于史傳者蓋始于此

胡渭曰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爲己利於是滎陽下引河爲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錯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歲而不做何獨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灌大梁城滅魏故河陰縣西二十里有石門卽古之滎口秦所決也王橫云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戰國策蘇代說燕王曰秦正告魏曰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然則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矣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發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

黃河考河

舊在開州城南漢之濮陽宋之澶州皆其地也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徙從頓邱東南流既而決瓠子在今州西南二十五里

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疆塞疆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

以久不復塞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橈。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縵。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

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
功利言便宜者甚眾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
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
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
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
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
其水絕壞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許之報曰延年
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
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向
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
然不隄塞也

水經注大河故瀆徑甘陵故城南又東北徑靈
縣故城南河瀆于縣別出爲鳴犢河又東逕鄆

縣故城東此卽漢時河出之道甘陵在清河
縣靈縣在博平縣境都今高唐州夏津縣此開通後館陶

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
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
貝邱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
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
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
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
所以閼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
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
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
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

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令其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塞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闕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

大司農名
非調也

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
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
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
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
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
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
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
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
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
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

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

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

水衡記曰黃河十二月各有水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

水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蒌水瓜正蔓也六月名礬山水七月八月名荻苗水荻花正開也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

槽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名蹙凌水冰斷復結蹙起成層也

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

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以

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

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廼成復

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後九

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

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

于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

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

畧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

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

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

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

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

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

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

則爲敗不可許

地理今釋案孔穎達九河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祖漢許商徒駭最

北鬲津最南之言也其餘六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謂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絮鉤盤在東光之南鬲

縣之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又合簡黎二與孔疏異
今考直隸河間府倉州之西交河縣之東北六里有徒駭
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
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
流或所或績相傳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經
甯津縣滄州慶雲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
有簡河黎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
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
津河東經吳橋甯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
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
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迹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亦
非無據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廢遷徙漢唐以來諸儒
訪求古迹就所見之斷港絕潢指爲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
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
上河間數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
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
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
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

下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慮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實漕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

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爲汙澤使秋水多得
以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
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
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
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
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
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
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
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
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

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北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得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替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

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般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

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畱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

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
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
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
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
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
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臨關並桓譚新論云並字子楊材智通
達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
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
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
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
馬史長安張戎新論云字仲功習溉灌事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

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

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

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

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

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

新論云字子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

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橫字平中琅邪人見儒林傳言河入渤海

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

而南出寔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徙完平處更

開空空猶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

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時但崇空言無施行者

日知錄河政之壞也起於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地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非河犯

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
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 閻若璩曰溝洫志

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地理志魏
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至章武入海是也
雖不知的在何年要爲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後宣帝地節
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
王五年河徙從鄴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
帝地節前河又從勃海郡章武縣入海此又一變也

後漢永平十二年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

於千乘海口

汴渠卽蕢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隄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爲隄亦號金

隄成帝鴻嘉中所作也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

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尙二十餘年不卽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旣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常興佗役不先民急至是命吳興王景修之十三年汴渠成帝幸滎陽循行河渠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漘瀆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

患邇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他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
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
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
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旣築隄理渠絕
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邕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
潔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
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
作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而還

黃河攷河之故道本在平原以北漢以前大概從魏郡清
河信都勃海界入海皆與平原接境不徑至平原也武帝
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成帝建始三年河決館陶遂溢

入平原千乘濟南界中河平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

千乘復隄塞之

水經注大河故瀆逕平原故城西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北而

合於漳水此約言西漢時大河所經之處也

東漢永平中河流合汴泛濫兗豫

明帝使王景治之絕水立門河汴分流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同注無復潰漏之患是則河經平原以南自漢建中始而永平以後嘗爲河之經流矣考水經注河水東逕濕沃津又東逕千乘城北又東北入于海自東漢至隋唐水之侵齧漲溢豈能盡免而由平原千乘以入海則未經變異然則治河如王景其成法詎不足遵與

而漢而後至南北朝大河決塞史家失于記注自晉以

後不復立河隄謁者隋煬帝時始置河渠署又不專領河隄之事及石晉天福閒乃令沿河藩鎮節度使刺史皆兼河隄使宋淳化五年詔開封大名府暨鄆澶等十五州皆兼本州河隄使葢水患日亟力役益繁後世所以有河道總督之設也

隋煬帝于衛縣因淇水入河立淇門以通河東北行得禹九河故道隋人謂之御河河畔築堤以植柳

唐滄州清池縣西北五十里有永濟隄二永徽二年築西四十五里有明溝河隄二西五十里有李彪浚東隄及徒駭河西隄皆三年築西四十里有衛漳隄二顯慶元年築西北六十里有衛漳東隄開元十年築南十五里有浮河隄陽通河

隄又南三十里有永濟北隄皆開元十六年築貞觀十一年九月河溢壞陝州之河北縣及太原倉毀河陽中澶永徽六年齊州河溢長壽二年河溢隸州壞居民二千餘家開元十年博州棣州河決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鄭滑帥薛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宏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宏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導二十里以醴水悍還壩田七百頃于河南自是滑人無患

地理志澶州黎陽縣大伾山有新河元和八年觀察使田宏正及鄭滑節度使薛平開澶故道澶州遂無水患

長四十里闊六十步深丈有七尺決河注太和二年河決壞棣州城開成三年河決浸鄭滑外城乾寧三年四月河圯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爲二河散漫千餘里

五代梁末唐遣李嗣源取鄆州守楊劉梁人攻楊劉其將謝
彥章決河水彌漫數里以限晉軍決口益大連歲爲曹濮患
夾河之戰梁段凝引河決水以限晉軍謂之護駕水同光二年命婁繼英督汴滑兵塞
之未幾復壞是年陝州奏河水溢岸

後晉天福三年八月鄆州奏陽穀縣界河決

目東河決而南

四年八

月河決博平六年冬十月河決滑濮鄆州七年三月歸德

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

本傳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

四月詔沿

河藩郡節度使刺史並兼管內河隄使開運元年六月滑州
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濟與南旺蜀
山湖連瀰漫數百里大發數道丁夫塞之三年六月河決魚
池七月河決楊劉口西岸入莘縣水闊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六典通考卷百九十八

五

及于武德八月河溢厯亭九月河決澶滑懷州冬十月河決衛州又決原武

後漢乾祐元年河決滑州之魚池店是歲河決觀城界楚里村堤東北經臨黃觀城二縣三年六月河溢原武七月河陽奏河漲三丈五尺是年鄭州河決

後周廣順元年河決滑州靈河魚池大明鎮諸處命王浚修塞之二年河決酸棗陽武尋修塞之

時又決常樂驛或曰驛在陽武西

是年

河復決于鄭州白滎澤縣決而南三年義成帥白重贊奏塞決河澶州河溢顯德元年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楊劉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稍息六年鄭州奏河決原武

宋乾德二年詔民治遙隄以禦赤河衝注之患其年決東平之竹村明年河決陽武孟州水漲壞中潭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王重義等督數萬人治之時河隄屢決遣使巡視繕治無虛歲正月首事季春而畢開寶四年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坐誅免詔緣汴河等州縣種藝桑棗榆柳及土宜之木又詔開封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夫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塞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洪河爲患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落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防大私而害公九河之

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太平興國二年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發緣河丁夫塞之三年命使七十人分治河隄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郭守文率卒塞之七年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詔劉吉馳往固之八年河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使者按視遙隄舊址還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澶最隘狹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通于淮節減暴流如汴口法其分水河量越

邇作斗門啟閉隨時通運溉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九年滑
州房村河決發卒五萬塞之淳化四年河決澶州陷北城壞
廬舍七十餘區詔發卒治之巡河官梁審言滑州土脈疏岸
善頽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于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
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許之既而渠成復鑿河開渠自韓村
掃至鐵狗廟十五里復合于河咸平元年河決鄆州王陵掃
浮鉅野入淮泗水迫州城命使將二萬人塞之已而徙州城
于東南十五里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掃四年又決王八
掃並發兵夫治之祥符四年開減水河九月棣州河決聶家
口命使完塞既成又決李民灣民舍多壞自是壩地益削河
勢高民屋殆踰丈矣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略

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大
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
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
邢洺於夏書過洺水稍東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大伾
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下而行
百姓獲利禹貢言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
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
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
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
厯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
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

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
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
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市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
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
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
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
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九河故道考圖志並在平原
而北且河壞澶滑至平原而上已決矣九河奚利哉漢武舍
大伾故道發頓丘暴衝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
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禦邊之計莫大於
河因人豐財足成之甚易時言者謂起滑臺而西派爲六更

增六處河口難于隄防又築堤七百里侵占民田役夫煩費
議遂寢七年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
十步水乃順道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
潰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
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卽遣使賦
諸州薪石槌楸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李
垂復上言臣所至竝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
金赤河必慮水蕩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決河而南爲害
旣多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
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
塞河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易水逕

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益難臣今奏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正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礪爲二渠一偃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偃通利軍城北內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雕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疏奏朝議慮煩擾罷之初滑州天臺決口去水稍遠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而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

濟害益甚舊制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河之物梢芟薪柴槌
橛竹石芟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瀕河諸州所產之地
歲遣使會河渠官乘農隙收采備用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
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
尺數等擇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稍稍芟相重壓以
土雜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
芟索繫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數丈長倍之丁夫襍
唱齊挽積置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旣下以楸梟闔之復以長
木貫之遇河決則增補其缺天聖五年發丁卒六萬人塞決
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及塞河成名曰天臺埽明道二年
徙大名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川之臨河

鎮以避水景祐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慶厯元年詔權停修

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未興工河流自分有司

以聞遣使特祠之其年築隄于澶以扞城入年河決商胡埽

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

夢溪筆談慶厯中決北都商河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往董作

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
高起者獻議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
不難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
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節第三
工爭之以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爾徒用三節所費當
倍而決不塞超曰第一節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節
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為平地施工足以
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二節自為獨泥所淤不煩人功
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為
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
甚申錫坐謫卒用

皇祐二年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

年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

大典通考卷百九十八

三

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隄埽爲河北患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臣愚皆謂不然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今六塔已開而恩冀之患尙告急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其害如何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天禧中河

出京東所謂故道者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其後數年龍門埽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故道之水終以塞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厯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先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煩言而易知也商胡初決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必用往年之物數至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

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不勝其患而故道淤澀上流必有它決之虞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下流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嘉祐元年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修河官皆謫五年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

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
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
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
德滄入于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無決溢之患初都水
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
大決憂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
行視興工塞之熙寧元年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彊
埽北注瀛已又溢瀛州樂壽埽都水監奏慶厯八年商胡北
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新隄千有餘里公私
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彊抹
岸衝奪故道雖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

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未嘗覩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初商胡決河自魏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帝用昌言說置上約司馬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葺治所修二股生隄未可偏廢張鞏奏上約下約經泛

漲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州軍
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塘泊無
淤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且黃河所
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
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甚夥望選習知河事者講求具
圖以聞張輦等奏大河東徙北流淺閉詔獎諭司馬光等時
北流既塞而河自南四十里許家傍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
永靜五州軍境三年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
御河漕運通駛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
專治東流四年北京新隄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八
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決者二

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言者謂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是年河溢北京夏津六年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以濬河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繼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別制濬川杷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旁繫大繩兩端可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不可用惟王安石善之乃用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是時北流閉數年水或橫決散

漫常虞壅退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開修直河使大河還
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
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安石盛
言用杷之功都水監丞劉璫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
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慢雖二股深
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退出之田略無固護遇漫水出岸
將復成水患宜候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隄以遏漲水使
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
七埽歲減修護費公私兩濟從之其年河復溢衛州王供及
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已遂大決澶州曹村澶淵
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樂分爲二派一合南

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
壤田逾三十萬頃遣使脩閉已又決鄭州滎澤文彥博言臣
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
散漫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而
都水路無施設止圖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
希省費之貨未嘗修隄岸大名諸埽皆可憂如曹村一埽
自熙寧八年弛役至今埽兵又皆給它役實在者十有七八
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今河朔京東州縣
人被患者莫知其數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所
陳誠圖補報非敢激許也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
靈平五月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

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發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隄至龐家莊古隄袤七十里二百步三年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尙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四年小吳埽復大決自瀆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

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堤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卽大流難以西傾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言者又請自王橫塘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剏修遙隄候礮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隄之間乞相度遷於隄外於是分立東西兩隄五十九埽五年河溢北京內黃埽決大吳埽隄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濼九月河

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提
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牖斗門
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
速往護之七年河溢元城埽決橫隄破北京帥臣王拱辰言
河水暴至數十萬眾號叫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平歸提舉
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卽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
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其年澶州水復故道
蓋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後河決而北議者欲復
禹故迹神宗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
程昉范子淵帝雖知其才然每抑之至元祐元年子淵已改
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隄開河糜費巨萬護隄壓埽之

人溺死無數興役二年功用不成乞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徙峽州

日知錄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五代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旣視其奪者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爲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

未必不有所關也

論曰天下之患莫大乎苟貪目前之利而遂貽後世無窮之害一而利什智者猶勿爲也矧其有害而無利乎昔梁末帝時遣將謝彥章攻楊劉不克乃決河口以限晉軍及段凝主村之戰大決酸棗引水自滑注鄆州欲以困敵唐師二者於用兵非有必勝之算也然河遂崩裂久而不可收拾自同光天福之後以及于宋無歲不有河患推其致此之由梁人豈得無罪哉夫水之性就下順而導之則易爲力逆而制之則難爲功始齊趙魏三國瀕河爲境人自私其便利互相樹隄以避水患孟子所謂以鄰國爲壑者是也及西漢武宣之代賈讓

上策已不能行乃爲築石隄以固之下竹塹以塞之又多分渠流廣資溉灌兼以殺其洶怒之勢此賈讓之所謂中策而恃人力以備天災者也然由漢及唐千餘年不遭蕩溺之害者良由北方之土性鎮靜重澁歲月浸深黏結愈牢雖加以侵齧之暴不得而動撼之其理固然也至梁之君臣不務久遠之計苟徇小利遽從而摧敗之其土旣疏其氣大洩後卽有補而葺之者終不能以持久是以衝突潰溢之災往往而有也李垂祖漢王橫之議欲引河自大伾而北載之高地其後孫民先主其說而陳祐甫亦請復禹道三人之謀在當時行之未始無補益也自是以來河益徙而北史稱滑臺大伾兩

經汎濫禹之故蹟幾可復矣而謀國者從而撓之苟且
迂滯卒以無就而河患遂與宋相終始云

六典通考卷一百九十九

湖西閘鎮珩輯

潢漁考

歷代河防

哲宗卽位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漲水東出小吳之決其年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被災知澶州王令圖議濬迎陽歸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子奇請於大吳北岸修進踞牙擬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張問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右司諫王覲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

恩德厚矣然耕耘失時流轉盈道其故何也蓋今河之患三
泛濫無涯吞食民田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
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卽爲平陸三也欲
治三患在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王巖叟亦言方今大害七
北塞之險在塘泊黃河堙之猝不可潛浸失險固一也橫遏
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蹙溢千里使生人居無廬耕無田流散
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
有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直抵京
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
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河流交漲占沒西路
阻絕遑使進退不能七也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

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方
過先帝也盍因舊而修備乎公著唯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
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
轉運使同水官講議聞奏三年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
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回復故
道速議施行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
等謂河不東則中國失險爲契丹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
謂公私財力困匱不宜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
功且契丹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
昔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關豈無黃河爲阻況今河流未必使
衝過北界邪存又奏古惟有導河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

就下塞河者爲隄防決令入河身不開幹引大河令就高行也戶部侍郎蘇轍言黃河西流議故道經歲役兵二萬復聚稍楮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惟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今議者有三說臣請折之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厯邊郡饋運旣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天寶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

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旣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尙云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關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

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
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等重畫回河之計蓋
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
雖已遣范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
亟罷開河役兵會范百祿等亦以爲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
不可回遂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簑河導水入孫
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旣開板井
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而王孝先獨乞先開減水河俟
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開塞北流已而召
赴都堂則又請以二年爲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
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決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

又不誤新河勢緩矣蓋孝先俞謹等度事理終不可爲故爲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卽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水性無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隄一旦流勢改變醜爲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年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范百祿等言臣時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闢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今則闢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

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舍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元豐以來頻年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濶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坦塗如商胡決口久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訖無邊警自回河之議起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尙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雁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濶界河之足限哉臣竊謂本

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深闊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且河遇平壤行流稍遲則泥沙畱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大臣不以爲然五年梁燾言今東流未成邊北州縣未至受患其役可緩北流方悍邊西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乃詔開修減水河七年趙俛權河北轉運使俛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嘗上河議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騷動半天下

復爲分水又四年矣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
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
見況故道千里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
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隄
復修宗城棄隄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闕村河使河流湍直
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而河患庶幾息矣八年趙
倂上議曰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東流分
水患水不能行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三者去其患則爲利
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
之利而不知異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
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有司欲斷北流而

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費工力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旣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鄉浮梁轉運使趙偁上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開修平鄉

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遣使按視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右正言張商英奏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今後不復議回河閉口蓋得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太僕卿而以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隄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隄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九年爲水官年年礮山

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邪乞遣使按
驗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三省樞
密院言自元豐八年王令圖議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
水使者王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
策及梁村進約束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
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
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
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闕村而下及創築新隄七十餘
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
高水行不快旣閉斷北河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
惟舊隄損缺怯薄而闕村新隄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

諸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河事付轉運司州縣共力救護隄岸三年商英復陳上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隄而開東隄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會四月河決蘇村乃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東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尙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隄詔都水使者魯君貺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眾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方

元祐末小吳決溢議者欲立奇功以邀厚賞力建東流之議
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
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隄益防惴惴恐決澄
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理勢之必至也崇
寧三年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西路厯沿邊州軍回
至武強縣循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於冀又北渡
河過來遠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
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
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大
觀元年詔於陽武上埽開修直河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
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

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二
年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
水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歲月浸久侵犯塘隄衝壞道
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
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漸增修卽又至墮壞
使與塘水相通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三年詔沈
純誠開撩免源河分減漲水政和七年臣僚言恩州寧化鎮
大河之側地勢低下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隄薄沁水透隄
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秋夏時雨霈然一失隄防不惟東
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
往來邊路乞付有司築護從之重和元年詔孟州河陽縣第

一埽河勢湍猛侵嚙民田迫近州城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守臣措置因護是秋兩廣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三年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靖康中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羣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金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境九年遷都水監梁肅往視肅上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害不若李固南築隄以防決溢爲便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十二年檢視官言水東南

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十七年河決白溝先是祥符縣陳橋鎮之東至陳留潘崗黃河堤道四十餘里以縣官攝其事南京有司言乞專設埽官乃設京埽巡河官一員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瀾漫至歸德府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堤以捍湍怒遂于歸德府剏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二十一年以河移故道命築堤以備二十六年河決衛州堤壞其城既而河勢泛濫及大名於是遣戶部尚書劉瑋往從宜規畫上謂宰臣曰朕聞亡宋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二十七年尚書省言鄭州河防縣聖后廟前代河水爲患屢禱有

應當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贈從其請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后廟曰靈德善利之廟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沿河檢視衛州爲河水所壞乃增築蘇門遷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遷大理少卿陳元弼奏舊州民復業者甚眾且南使驛道館舍所在向不爲水備故被害若但修堤之薄缺者可以無虞從民情修治舊城爲便乃不遷州勅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皆抵重罪二十九年河溢於舊州小隄之北工部言營築河隄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工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詔命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顧先是河南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逃移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堤埽若土功從實計

六典通考

卷百九十九

十一

料薪藁椿杙以時徵歛亦復何難今春築堤都水監初料取土其近及興功乃遠數倍人夫懼不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科薪藁十八萬餘束旣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用之物農家均科則易輸納自今堤埽興工乞令本監以實計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於冬月分爲三限輸納爲便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恐有可以歸納排淪之處乞委官視之濟北埽以北宜創月堤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堤從之五年都水監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

容三二分而已今河水趨北嚮長隄者十餘處而堤外率多積水可於北岸墻村決河入梁山梁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堤歲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今擬先於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堤導水使長堤可固姑宜仍舊如不能疏導卽依上開決分爲四道俟見水勢隨宜料理工部言若遽於墻村疏決緣潁北清河州縣二十餘處兩岸連亘于有餘里其隄防素不修備恐所屯軍戶亦卒難徙今歲先于南岸延津縣堤決堤泄水其北岸長堤自白馬定陶以上並宜加功築護以遏將來之患若定陶以東三埽棄隄則不必修止決舊壓河口引導積水東南行流堤北張彪白塔兩河間礙水軍戶可

使遷徙及梁山濼故道分屯者亦當預爲安置詔於山東當水所經州縣築護城堤及北清河兩岸舊有堤處別率丁夫修築都水監論北來水勢去宜村堤稍緩惟王村岸向上數里臥捲可以開決作一河且無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擬於北岸墻村疏決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堤不完復當築大堤尙書省謂於墻村決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河水淪溺使修築壞堤而又吞納不盡功役至重虛困山東之民況長堤已加固護復於南岸疏決水勢已寢決河入梁山濼之議水所經城邑已勸率作護城堤矣先所修清河舊堤宜遣罷之監丞田櫟言定陶以東三埽棄堤不當修止宜堤前作木岸以備之其水衝屯

田居人未嘗遷徙至夏秋水勢泛溢權令避之水落則當各復業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彼中利害安得悉知惟委行省盡心措畫可也百官議櫟所言棄長堤無起新堤放河入梁山故道使南北兩清河分流爲省費息民長久之計臣等以爲黃河水勢非常變易無定非人力可指使況梁山淤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窄狹不能吞伏兼所經州縣農民井廬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東必被其害八月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尙書省奏都水監行部官有失固護詔命轉運使高旭等往規措時行省參政胥持國馬琪言已至光祿村周視堤口河水浸漫堤岸陷潰至十餘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可施雖暫成終當復毀而中道淤澱

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埽與孟陽堤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卽悉力修護農隙興役及陳畢工則京城不至爲害馬琪還自行省言孟陽河隄及汴堤已填築補修水不能犯汴城今河勢趨北擬於中道疏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計工八百七十餘萬可於來春終興工上以所言付尙書省而治檢覆河堤并守漲官等罪有差貞祐三年單州刺史顏蓋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堤宛然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爲說必以浸沒河北良田爲解臣嘗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爲沃壤

正宜耕懇收倍於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詔議之四年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河南之地益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堤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因其舊隄補缺足矣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旣籍其河夫修築河堰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殷倍於他所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詔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賦役

元至元九年七月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八月

六典通考 卷百九十九

三

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去倉止三十步委都水監丞馬良弼等相視差丁夫併力修完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年所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修治大德三年河南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歸德數郡百姓被災差官修築計料合修七隄二十五處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役夫七千九百二人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決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廬壞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後訪求修治之方比至議定其害滋大大抵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滷又失導洩之方崩潰決溢可翹足而待近歲亳穎之民幸河北徙有司失於規畫使陂澤悉爲陸地東至杞縣三汊口播河爲三分

殺其勢往歲歸德太康通許相次湮塞南北二汭遂使三河
合一下流不通上溢爲災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
蓋河性遷徙無常苟非設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
必矣今治水者議論紛紜無良策水監之官知河利害者百
無一二名爲巡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不知訪水勢之
利病勿習乃妄興事端勞民動衆阻逆水性翻爲後患今莫
若於汴梁置都水分監選廉幹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頻爲
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
旣專則事功可立省臣又奏大德九年黃河決徙逼近汴梁
官司權開董益口分入巴河以殺其勢遂使正河水緩併趨
支流緣巴河舊隘不足吞伏明年遣蕭都水等閉塞而其勢

愈大勢年爲害南至歸德北至宣濟至今不息本部議黃河爲害難同餘水非選才專任其事終無補益如得廉幹奉公深知地形水勢之人往來巡視以時疏塞庶可除害于是令都水分監官專治河患任滿交代仁宗卽位河南行省言河濱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遇泛溢水無所歸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開隄障比至泛溢先加修治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宜委諸行省官及州縣正官按驗講議于是委官相視開封縣小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畱通許太康舊有蒲葦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故他處連年潰決時羣官集議大河自陽

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旣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衝決強爲閉塞科椿梢發丁夫動至數萬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惟宜順下疏泄今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於常年以小黃口分洩之故無衝決陳州最爲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欲爲拯救柰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慮鄰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黃村河口仍舊通流外據修築月隄并障水隄閉河口別難擬議至五年廉訪副使鄂通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莫遏陳潁瀕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霖雨水溢何以防禦汴隄通長二十里二百四十三步創修護城隄一道長七千四百四

十三步平地修堤下廣十六步上廣四步高一丈六十尺爲
一工隄東二十步外取土內河溝七處計工二十五萬三千
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三七年汴梁路言滎澤縣河
決塔海莊東隄十步餘橫隄兩重又缺數處開封縣蘇村及
七里寺復決二處平章扎木齊親率官併工修築至順元年
曹州濟陰縣尹郝承務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舊隄將決差
募民夫勸修護水月隄東西長三百九步下闊六步高一丈
緣水勢瀚漫復於近北築月隄東西長一千餘步下廣九步
猝遇水溢新舊三隄咸決外隄復壞湍流迅猛有蛇時出入
于中椿土一掃無遺又舊隄歲久多有缺壞差夫併工築成
二十餘步其魏家道口缺隄東西五百餘步深二丈餘外隄

缺口東西長四百餘步又磨子口護水隄低薄不足禦水東西長一千五百步魏家道口卒未易修先差夫補築磨子口工畢按視舊堤缺壞東西長一百七十餘步計料堤外貼築五步增高一丈二尺與舊隄等上廣二步承務又言魏家道口埽埝等村缺破隄堰周回皆泥淖人不可居又無取土處沛郡安樂等保水漂禾稼壞室廬民難差倩其不經水害村保民人先已差補築黃家橋磨子口諸處隄堰似難重役今衝破新舊隄七處長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八步下廣十二步上廣四步高一丈二尺計用夫六千三百四人至正四年五月黃河暴溢平地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

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訪求治河方畧都漕運使賈魯昌進二策一修築北隄以制橫潰一疏塞並舉挽河使東復故道丞相托克托臆其後策薦于帝詔以魯爲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軍二萬人供役是月鳩工十一月工畢命翰林學士歐陽元製河平碑文元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不言治水方畧使後世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參質作至正河防記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釀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

平之以趨卑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理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荆築修築補築有刺水隄截河隄護岸隄縷水隄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薙掛之法有用工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豁口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聞

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餘步深二丈二尺下停廣百步
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相準折
而取勻停也是秋八月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利水及
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
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
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
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
之方以九月七日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
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并船
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碰之水中又以
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樑上竹絙或碰二舟或三

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梢挂使簾不偃仆選水工便捷者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恐溢暴增卽重樹水簾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垛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至十一月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攔頭

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碰後
攔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係小埽碰前攔頭埽之前後
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間壓以小石白闌
土牛草土相半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
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城堤用輓軸穴石立木如比櫛葬
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
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潦冬凌不得肆
力於岸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
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
柔而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
纜索之功實多是役也托克托能體上意爲國拯民魯竭其

心思智計不惜劬瘁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史氏有考焉

陸文裕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錢大昕曰北條之川由澤水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者古之故迹今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卽今之大清河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

于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既爲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于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

大典通考卷二百

湖西閭鎮珩輯

溝洫考

歷代河防

明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入魚臺徐達方北征乃開塌場口引河入泗以濟運而徙曹州治於安陵塌場者濟寧以西耐牢坡以南直抵魚臺南陽道也八年河決開封太黃寺堤詔河南參政安然發民夫三萬人塞之十四年決原武祥符中牟帝以爲天災令護舊堤十五年決朝邑又決滎澤陽武十七年決開封東月堤自陳橋至陳畱橫流數十里又決杞縣入巴河遣官塞河獨被災租稅二十二年河沒儀封徙其

六典通考

卷一百

治白樓村二十三年決歸德州東南鳳池逕夏邑永城二十四年四月河水暴溢決原武墨洋山東經去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明年復決陽武汜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畱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三十年決開封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于滎陽高阜以備不虞是冬蔡河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北東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之南永樂三年河決溫縣堤四千丈濟滌二水交溢渰民田四十餘里命修堤防四年修陽武廣河決岸八年秋河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

九年河復故道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埽場會汶水經徐呂
二洪南入淮是時會通河已開黃河與之合漕道大通遂議
罷海運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已而決陽武中鹽堤漫中牟祥
符尉氏工部主事藺芳按視言堤當急流之衝夏秋泛漲勢
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宣德六年濟祥符抵儀封
黃陵岡淤道四百五十里是時金龍口漸淤而河復屢溢開
封十年濬金龍口正統二年築陽武原武滎澤決岸是年決
濮州范縣三年河復決陽武及邳州灌魚臺金鄉嘉祥越數
年又決金龍口陽穀堤及張家黑龍廟口而徐呂二洪亦淺
太黃寺巴河分水處水脉微細十三年從武興言發卒疏濬
而陳畱水夏漲決金村堤及黑潭南岸築垂峻復決其秋新

鄉八柳樹口亦決漫曹濮抵東昌衝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
徐呂二洪遂淺澀是時河勢方橫溢而分流大清不崗向徐
呂徐呂益膠淺自臨清以南運道艱阻景泰二年河南巡撫
王暹言黃河自陝州以東有山峽不能爲害陝州以東則地
勢平緩水易泛溢故爲害甚多洪武二十四年改流從汴梁
北五里許由鳳陽入河者爲大黃河其支流由徐州以南者
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澤
山後徑趨沙灣入海但存黃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溜隨
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臣自黑洋山東南抵徐州督河
南三司疏濬臨清以南請以責東撫洪英時議者謂沙灣以
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請引耐牢坡水以灌運而勿使經

沙灣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又言引耐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澀矣甚者言沙灣水湍急石鐵沉下若羽非人力可爲宜設齋醮符咒以禳之帝命工部尙書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號璞至濬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乃築石堤於沙灣以禦河決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時河南水患方甚原武西華皆遷縣治以避水王暹言黃河舊從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爲害自正統十三年改流爲二一自新鄉八柳樹由故道東經建津封邱入沙灣一決滎澤漫流原武抵祥符扶溝通許洧川尉氏臨潁鄆城陳州商水西華項城太康沒田數十萬頃而開封患特甚雖嘗築大小堤于城西然沙土易壞隨築隨決小堤已沒大

堤復壞其半請起軍民夫協築以防後患帝可其奏僉都御史徐有貞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撈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絕若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于是設渠以疏之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準凡五十里由李準而上二十里至竹口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蹶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築九堰以

禦河流旁出者長各萬丈實之石而鍵以鐵六年七月功成
賜渠名廣濟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始塞自此河水北出濟
漕阿鄆曹鄆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乃濬漕渠而由沙
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復建八閘于東昌用王景制水門法
以平水道而山東河患息矣七年河決開封河南彭德其秋
畿輔山東諸水並溢高地丈餘堤岸多衝決敕有貞修築天
順五年河決汴梁土城又決礮城城中水丈餘壞官民舍過
半周王府宮人及諸守土官皆乘舟筏以避軍民溺死無算
襄城亦決縣城七年金景輝上言國初黃河在封邱後徙康
王馬頭去城北三十里復有二支河一由沙門注運河一由
金龍口達徐呂入海正統戊辰決滎澤轉趨城南并流入淮

舊河支河俱堙漕河因而淺澀景泰癸酉因水迫城築堤四十里勞費過甚而水發輒潰然尙未至決城壕爲人害也至天順辛巳水暴至土城磚城並圯七郡財力所築之堤俱委諸無用夫河不循故道併流入淮是爲妄行今急宜疏導以殺其勢若止委之一淮而以隄防爲長策恐開封終爲魚鼈之區乞敕部檄所司先疏金龍口寬闊以接漕河然後相度舊河或別求泄水之地挑濬以平水患命如其說行之

日知錄

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清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則其

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地甚狹
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
於禹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導河自
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
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
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
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
禹不能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
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
地狹于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
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
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向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
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
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
矣又恐壞臨清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不及濟寧矣又恐
壞徐州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丁
弘治二年河
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

決開封及金龍口入張秋運河又決埽頭五所入沁郡邑多
被害汴梁尤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以避其患布政司徐恪持

不可乃止于是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以達淮濬宿州古汴河以入泗又濬雕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洩水塞決口三十六使河流入汴汴入淮入海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寧七年副都御史劉大夏築塞張秋決口工成初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以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乃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畱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於淮然後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塞之實

以土至決口去室沉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晝
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隄隱若長虹功乃成十一年河決歸
德管河工部員外郎謝緝言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小浮橋
入漕河南抵邳州宿遷今黃河上流于歸德州小壩子等處
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寧由宿遷小河口入漕河
於是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道淺阻且徐呂二洪惟
賴沁水接濟自沁源河內歸德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
河異源而比年河沁合一今黃河自歸德南決恐牽引沁水
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請亟塞歸德決口遏黃水
入徐以濟漕而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濟徐呂從之十八年
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

至徐州小浮橋四年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是時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尙家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至圖豐縣城郭兩岸闊百餘里明年河復衝黃陵岡入賈魯河汎溢橫流直抵豐沛侍郎李鏜言蘭陽儀封考城故道淤塞故河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決梁靖楊家二口侍郎崔巖嘗修濬絲地高河澱隨濬隨淤水勢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今觀梁靖以下地勢最卑奔注成河直抵沛縣藉令其口築成而容受全流無地必致迴激黃陵岡堤岸而運道妨矣至河流故道埋者不可復疏請起大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三百餘里以障河北徙從之世宗初總河龔弘言黃河自正德初載

變遷不常日漸北徙大河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入運河黃陵岡初築三埽已決其二懼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決而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臣嘗築堤起長垣由黃陵岡抵山東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今擬距堤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加之卽河水溢舊堤流至十里外性緩勢平可無大決從之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河北徐沛諸州縣河徙不常嘉靖六年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口至徐州小湓橋口曰汴河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引汴間渦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獨受其害宜自小壩至宿遷小

河併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盡行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殺矣是年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下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淤數十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工部侍郎潘希曾請於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昭陽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從之八年單豐沛三縣長堤成九年孫家渡河堤成迨月河決曹縣一自胡村寺東東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橋入運河一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虞城至碭山台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堤抵魚臺漫爲陂水傍穀亭入運河單豐沛三縣長堤障之不爲害十五年督漕都御史周金

言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其一由渦河直下長淮而梁靖口趙皮寨二支各入清河匯于辨莊閘遂灌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故老皆言河自汴來本濁而渦淮泗清新莊閘正當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爲沛縣患者今移淮安矣因請於新莊更置一渠立閘以資蓄洩從之十六年冬從總河于湛言開地邱店野雞岡諸口上流四十餘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舊黃河截渦河水入河濟洪十八年總河胡纘宗開考城孫繼口孫祿口黃河支流以殺歸睢水患且灌徐呂因于二口築長堤及修築馬牧集決口先是河決豐縣遷縣城于華山久之始復故治河決孟津夏邑皆遷其城及野雞岡之決也鳳陽沿淮州縣多水患乃議徙五河蒙城避之而臨

淮當祖陵形勝不可徙乃用巡按賈太亨言濬碭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殺南注之勢二十六年秋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衛穀亭總河詹瀚請于趙皮塞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勢詔可三十七年七月曹縣新集淤新集地接梁靖口歷夏邑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河故道也自河患亟別開支河出小河以殺水勢而本河漸澀至是遂決趨東北段家口析而爲六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徐洪又分一支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析而爲五曰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而新集至小浮橋故道二百五十餘里遂淤不可復矣自後河

忽東忽西水得分瀉者數年不至壅潰然分多勢弱淺者僅二尺識者知其必淤至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縣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遠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流者遠豐縣華山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又分而爲三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於徐州而變極矣工部侍郎朱衡理河漕乃開魚臺南陽河抵沛縣畱城百四十餘里而濬舊河自畱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餘里由此與黃河會又築馬家橋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八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飛雲橋者趨秦溝以入洪于是黃水不東侵漕道通而沛流斷矣方工未成河復決沛縣敗馬

家橋堤論者交章請罷衡未幾工竣隆慶四年秋黃河暴至
茶城復淤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溢決仲家淺運道由梁
山出戚家港合黃河總河翁大立請因勢濬之是時淮水亦
大溢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諸家溝傍出至
清河縣河南鎮以合于黃河九月河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
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進大立言比來河
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河口以遠
河勢開蕭縣河以般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爲異
日慮耳今秋水泝至橫溢爲災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
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乞決擇于二者部議主塞
決口而令大立條利害以聞大立遂以開泇口就親衝復故

這三策並進而總理河道潘季馴則主復故道時茶城至呂梁黃水爲兩淮所束不能下又不得決至五年四月乃自靈壁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口支流散溢大勢下睢寧出小河而匙頭灣八十里正河悉淤朱衡被召將還也上疏言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之法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然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無水不淺蓋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水力蓋居七八非專用人力也築堤則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可施于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湍激加川漑之勢何堅不瑕安可以一堤當之縷水則兩岸築堤不使旁潰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

蓋以順爲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十年爲永賴
焉清河之淺應視茶城遇黃河漲落時輒挑河橫導淮水衝
刷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無足慮也惟清江浦水勢最弱
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宜於黃水盛發時嚴閉各閘毋使
沙淤若海口則自隆慶三年海嘯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滯
難洩宜時加疏濬至築黃河兩岸堤第當縷水不得以攔截
爲名疏上報聞而已萬厯元年河決房村築堤窪于頭至秦
溝口明年秋淮河並溢明年八月河決碭山及邵家口曹家
莊韓登家口而北淮亦決高家堰而東徐邳淮南北漂沒千
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數年淮陽多水患
矣四年督漕侍郎吳桂芳開草灣長萬一千一百餘丈塞決

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帝以海口開濬水患漸平賚桂芳等有差未幾河決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豐曹二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金鄉魚臺單曹田廬漂溺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帝從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避之于是御史陳世寶請復考黃河故道言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凡七十餘里是爲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由清河北上矣近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則運道無恐而

淮泗之水不爲黃流所漲部覆允行桂芳言淮水向經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正河淤澱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間向來湖水不踰五尺隄僅七尺今堤加丈二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堤以殺水勢部議以爲必淮有所歸而後堤可保請令桂芳等熟計報可開河護堤二說未定而河復決崔鎮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爲河所迫徙而南時五年八月也總河傅希摯議塞決口束水歸漕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路帝從桂芳言七年十月兩河工成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堤四十餘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徐睢邳宿桃清

兩岸遙堤五萬六千餘丈礪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礪縷堤
百四十餘里建崔鎮徐昇季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遷通濟
閘于甘羅城南淮揚間堤壩無不修築費帑金五十六萬有
奇初黃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以深
河利于運道後漸徙沛縣飛雲橋及徐州大小溜溝至嘉靖
末決邵家口出秦溝由濁河口入運河淺迫茶城茶城歲淤
運道數害萬歷五年冬河復南趨出小浮橋故道未幾復堙
潘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堤岸束水歸漕嗣後水發河臣輒
加堤而河身日高矣十七年六月黃河暴漲決獸醫口月堤
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鎮內河壞田廬沒人民無算十月
決口塞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逾年眾議遷城改河

季馴濬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蘇伯湖至小河口積水乃消十
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淪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
而山陽復河決江都邵伯又因湖水下注田廬浸傷二十一
年河決單縣黃涸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
開邳城陷水中高寶諸湖堤決口無算明年湖堤盡築塞而
黃水大漲清口沙墊淮水不能東下于是挾上源阜陵諸湖
與山溪之水暴侵祖陵泗城淪沒二十三年又決高郵中堤
及高家堰高良澗而水患益急矣先是御史陳邦科言固堤
束水未收刷沙之利而反致衝決法當用濬其方有三冬春
水涸令沿河淺夫乘時撈淺則沙不停而去一也官民船往
來船尾悉繫鈿犁乘風搜滌則沙不壅而去二也做水磨水

仰之法置爲木機乘水深盪則沙不留而去三也至淮必不可開已棄之道必淤滿故老黃河草灣等處斷不可復二十四年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礮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口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安矣二十五年督漕尙書褚鈇言議者以祖陵爲慮請徵往事折之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南至壽州入淮永樂九年河北入魚臺未幾復南決由渦河經懷遠入淮時兩河合流歷鳳泗以出清口未聞爲祖陵患正統十三年河北衝張秋景泰中徐有貞塞之復由渦河

入淮弘治二年河又北衝白昂劉大夏塞之復南流一由中
牟至潁壽一由亳州至渦河入淮一由宿遷小河口會泗全
河大勢縱橫潁亳鳳泗間下溢符離睢宿未聞爲祖陵慮亦
不聞堤及歸仁也正德三年後河漸北徙由小浮橋飛雲橋
穀亨三道入漕盡趨徐邳出二洪運道雖濟而泛溢實甚嘉
靖十一年朱裳始有渦河一支中經鳳陽祖陵未敢輕舉之
說然當時猶時濬祥符之董盆口寧陵之五里舖滎澤之孫
家渡蘭陽之趙皮寨又或決睢州之地邱店界牌口野雞岡
寧陵之楊村舖俱入舊河從亳鳳入淮南流未絕亦何嘗爲
祖陵患嘉靖二十五年後南流故道始盡塞或由秦溝入漕
或由濁河入漕五十年來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而當事

者方認客作主日築垣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敵黃退而內瀦遂貽肝泗祖陵之患此實由內水之停壅不由外水之衝射也萬厯七年潘季馴始慮黃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挾諸河水衝射祖陵乃作歸仁堤爲保障計復張大其說謂祖陵命脈全賴此堤習聞其說者遂疑黃堦之決下齧歸仁不知黃堦一決下流易洩必無上灌之虞況今小河不日竣工引河復歸故道去歸仁益遠奚煩過計爲報可錢大昕曰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爲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當蓄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屢爲二渠疏爲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歸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堤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

之習知河務是年四月河復大決黃堦口溢夏邑永城由宿
吾不信也

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其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
上流水枯而義安束水橫壩復衝二十餘丈小浮橋水脈微
細二洪告涸運道阻澀二十七年總理河漕劉東星上言河
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韓家道口趙家園口將軍廟兩
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故道也自元及我朝行之甚
利嘉靖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潘季馴議行開之
以工費浩繁而止今河東決黃堦由韓家道口至趙家園百
餘里衝刷成河卽季馴議復之故道也由趙家園至兩河口
直接三仙臺新渠長僅四十里募夫五萬濬之踰月當竣而
大挑運河小挑濁河俱可節省惟李吉口故道嘗挑復淤去

名已挑數里前功難棄然至鎮口三百里而遙不若趙家圈
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況大浮橋已建閘蓄汶泗之水則鎮
日濟運亦無藉黃流報可六月成功加東星工部尙書初給
事中楊廷蘭因黃堦之決請開泃河給事中楊應文亦主其
說旣而巡按御史傅祺復言之東星旣開趙家圈復採眾說
鑿泃河以地多沙石工未就而東星病河旣南徙李吉口淤
澱日高北流遂絕而趙家圈亦日就淤塞徐邳間三百里河
水尺餘糧艘阻塞二十九年秋工科給事中張問達疏論之
會開歸大水河漲商邱決蕭家口全河盡南注河身變爲平
沙商賈舟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忽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沒
河勢盡趨東南而黃堦斷流河南巡撫曾如春以聞曰此河

徙非決也帝命挑舊河塞決口且挑泃河以備用三十一年
河大決單縣工部侍郎李化龍議開泃河屬之邳州直河以
避河險給事中侯慶遠因言泃河成則他工可徐圖第毋縱
河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陵自安矣明年化龍疏大略言
河自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
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而中路
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龍橋汎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
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
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南路
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旣遠于陵且可濟運前河臣興役未
竣而河形尙在因奏開泃河有六善帝從其議是秋河決豐

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上灌南陽而單縣決口復
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三十三年春化龍言大河北岸自
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南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惟
由徐邳達鎮口爲運道故河北決曹鄆豐沛間則由昭陽湖
出李家口而運道溢南決虞夏徐邳間則由小汧口及白洋
河而運道涸今泇河旣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山東
直隸間河不能制運道之命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
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線隄何可緩也至中
州荊隆口銅瓦廂皆入張秋之路孫家渡野雞岡蒙牆寺皆
入淮之路一不守則北壤運南犯陵其害甚大請西自開封
東至徐邳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無不守之人庶

幾可息河患其秋總理河道曹時聘言蘇莊一決全河北注
注者三年初泛豐沛繼沼單魚陳燦之塞不成南陽之堤盡
壞今且上灌全濟旁侵運道矣臣親詣曹單上視王家口新
築之壩下視朱旺口北潰之流知河大可憂者三而機不可
失者二河決行堤泛溢平地昭陽日墊下流日淤水出李家
口者日漸微緩勢不得不退而上溢溢于南則孫家渡野雞
岡皆入淮故道毋謂蒙塙已塞而無憂于陵溢于北則芝麻
莊荆隆口皆入張秋故道毋謂加役已成而無憂於運且南
之夏商北之曹濮其地益卑其禍益烈其挽回益不易毋謂
災止魚濟而無憂于民顧自王家口以達朱旺新導之河在
焉疏其下流以出小浮橋則三百里長河暢流機可乘者一

自徐而下清黃竝行沙隨水刷此數十年所未有因而導水
歸徐容受有地機可乘者二臣與諸臣熟計河之中路有南
北二支北出濁河嘗再疏再壅惟南出小浮橋地形卑下其
勢甚順度長三萬丈有奇佔銀八十萬兩公儲虛耗乞多方
處給疏上畱中時聘乃大挑朱旺口用夫五十萬三十四年
四月工成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
故道六月河決蕭縣郭煖樓人字口北支至茶城鎮口三十
五年決單縣三十九年六月決徐州狼矢溝四十年九月決
徐州三山衝縷堤二百八十丈遙堤百七十餘丈黎林鋪以
下二十里正河悉爲平陸邵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士
忠開韓家壩外小渠引水由是壩以東始通舟楫四十二年

決靈壁陳鋪四十四年復決狼矢溝由蛤鰓周柳諸湖入泲
河出直口復與黃會又決開封陶家店張家灣由會城大堤
下陳畱入亳州渦河四十七年決陽武牌沙堤由封邱曹單
至考城復入舊河時朝政日弛河臣奏報多不省天啟元年
河決靈壁雙溝黃鋪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
道堙涸總河侍郎陳道亨役夫築塞時淮安霪雨黃淮暴漲
數尺而山陽裏外河及清河決口匯成巨浸水灌淮城民蟻
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始塞三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
靈睢河竝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
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四年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
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

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厯相溝東南以達小河出
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渰溺議集貨遷城六年河決淮安逆
入駱馬湖灌邳宿崇禎二年春河決曹縣十四鋪口已又決
睢寧中城盡圯總河侍郎李若星請遷城避之而開邳州壩
洩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題頭灣逼水北注以減睢寧之患
從之四年夏河決原武湖村鋪又決封邱荆隆口敗曹縣塔
兒灣大行堤六月黃淮交漲海口壅塞河決建義諸口未幾
伏秋水發黃淮奔注興鹽爲壑而海潮復逆衝壞范公堤軍
民及商竈戶死者無算崇禎十六年山東巡撫王永吉上言
黃河決汴城直走睢陽東南注鄆陵鹿邑必害亳泗侵祖陵
而邳宿運河必涸帝命工部侍郎周堪廣督修汴河十六年

堪賡上言河之決口有二一爲朱家寨寬二里許居河下流水面寬而水勢緩一爲馬家口寬一里餘居河上流水勢猛深不可測兩口相距三十里至汴堤外合爲一流決一大口直衝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則涸爲平地怒濤千頃工力難施必廣濬舊渠遠數十里分般水勢然後畚鍤可措顧河北荒旱充西兵火竭力以供不滿萬人不得不借撫鎮之兵以助乃敕兵部速議而令堪賡刻期興工至四月塞朱家寨決口修堤四百餘丈馬家口工未就忽衝東岸諸埽盡漂沒堪賡請停東岸專事西岸其年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灘壅涸者刷深數丈河之大勢盡歸于東運道已通陵園無恙疏上決口再潰工築未就明遂以亡

顧炎武曰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
蝕金錢則自總河以至于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
執事以至于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
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
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
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筭之人焉
足責哉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
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
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眞可謂之同心同
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
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論曰自古河患之烈未有甚于前明者也方嘉隆以還
秕政日多充豫蕩溢之害無歲不以上聞于是上自臺
諫大臣下至百執事紛紛聚議言人人殊或驟見近效
則遷秩增賞或偶一蹉跌則交章互劾門戶朋黨之隙
旣自此開而生靈之委命于魚鱉者不知其幾千萬人
矣綜覽諸臣疏論不過曰閉塞決口疏通運道隄防而
外更無奇策夫禹之治水也惟順其自然之性而無矯
拂之爲是以功德炳于千載至鯀堙洪水汨陳五行身
乃殛死後之治水者何一非鯀之比宜乎終古無安瀾
之日也崑山顧氏言人心欲利之害甚于洪水可謂抉
發古今之錮弊非直晚明之事爲然矣